

法国作家

菲·索莱尔斯作品选

唐 珍译

恋之星

菲利普·索莱尔斯(Philippe Sollers, 1936—)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,博学多才,敢于进行各种文学尝试,有些言行颇有些惊世骇俗,使得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批评界对其人其作褒贬不一。从60年代起,他和一些同伴创办了杂志《原样》,形成一个锋芒毕露的文学团体,他们受结构主义等新潮理论的影响,致力于研究文本生产的方式,并创立称为“整体理论”的文学写作理论。索莱尔斯的主要小说作品有《奇怪的孤独》(1959)、《公园》(1963)、《悲剧》(1965)、《女人》(1983)、《威尼斯节日》(1991)等二十多部,理论作品有《逻辑》(1968)、《写作与限制的经验》(1971)等。1983

年起,索莱尔斯又创办了《无限》杂志并主编同名的丛书。

索莱尔斯一度曾对中国和毛泽东思想产生兴趣,翻译了毛泽东的诗词,还在1974年来中国访问过。索莱尔斯的妻子朱丽娅·克里斯泰娃原籍保加利亚,是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家。

《恋之星》(*L'Étoile des amants*, 2002)是菲利普·索莱尔斯近期的一部作品。小说的创作明显受到中国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



启发,表现了他本人厌弃世俗,企图逃避人生的一种观念。作品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丰富人生的一种反思,也是对小说文体的一种尝试和创新。

小说中的一对恋人破釜沉舟,远离尘世,来到一个孤岛,开始了他们纯净的新生活。他们仰望星空,面对“天堂”,感觉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冥冥空间,而是可以通过人类居住的星球等各种方式通达的地方。在孤岛上,他们通过五大感官,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另一种别类人生。他们可以重新设定认识世界的方式,彻底批评社会现实,尽情开拓诗意的境界。当然,这一切并不容易实现,但是索莱尔斯做到了让每一个字词都充满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。“酣睡后醒来,乐声更为激昂,颜色更为浓郁,香气更为宜人。触感在延伸,交织着香气和味觉。宇宙万物在颤动中贴得更近。骨骼拥有了血脉无从感知的力量。”这就是索莱尔斯远离尘世后的新鲜感悟。

该小说文体夹叙夹议,现实和遐想交织,音乐、色彩、气味、味道和感觉通过优美的文字和简洁的语言表现得惟妙惟肖。

这里发表的《恋之星》译文有所删节。

·唐初鱼·

“我们走吗?”

“走吧。”

莫德不提问题了,她已经准备停当。我们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来往,关闭了门窗,做好了动身准备,一路颠簸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雨水和阳光下,我们穿越了边界。打开住处的门窗,我们呼吸,现在,只顾呼吸。倾听,观察,感觉,触摸,饮酒,呼吸。后来我才弄明白该去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会告诉你的。

我们要美美地睡上一大觉,这十分必要。这是躲避噪音最好

的办法,是可能躲避梦境的最佳睡眠。因为噪音可能渗入你的梦乡,纠缠你,搅和你,硬来吵你。那都是些零星的窃窃私语,有的振振有词,还有种种蠢事、喧嚣、诲淫、拒绝、谴责、拘捕、制止、命令。无法让它们闭嘴,安静对它们而言简直就是毒药。它们自卫,干扰你,攻击你,碰撞你。我的眼睛,你自以为只是孤零零一个人。你的房间充满回声,摄像机摆在那里,墙壁咯咯作响,床铺照得通明,小虫子爬上了窗帘。“这儿!”“那儿!”“你们!”“你!”无边无际的奇特郊区,古里古怪的故事。

“你疯了吗?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莫德认为正在经历我创作的一部小说,她追随我,信任我。一切从她的执著和亲切开始。开始时,是我不信任她,她想怎么样,那个女大学生,好,是的,我同意,她年轻,棕色头发,美丽,丰润,优雅,会跳舞,黑色的眸子调皮而深邃,声调悦耳,和谐,甚至挺有理智。对那些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女人,谢天谢地,我已经腻味透了。坚持了一阵子以后,我终于发现她们都是一样的。有些东西虽然花了很长时间才被揭示,但终究显现出来了。面颊凹陷或者神情沮丧,面具脱落后,露出惨白的面容,做作的微笑刻在脸上,迷惘的双眼一动不动凝视前方。这类人,像多少有些失态的玩偶熊,并不知道剧烈的疯狂此时此刻正在他们的体内生成,这是真正的难以消逝的疯狂,山洞、教堂地下室、修道院、产院、托儿所、学校、电梯、诊所、医院、办公室、银行。这一切都变得软弱无力或者闭上了嘴巴。只有疯狂,面对苍穹说话,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他们黯然失色,它们被瓦解,情景一直在继续,你好。

事实上,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经历这一切:消耗自己,把自己从幼年带到老年。疯狂和衰老,自始就是一个程序。其余的不过是过场戏,技术性的闲扯,各式各样的否定。哦,对了,感到失望消沉的难道不就是你吗?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如此,这有悖于事实。

“我们做什么?”

“没什么。等着吧。”

在我身边游泳的只有她,没有其他人。海鸥和白蝴蝶在我们四周盘旋。这个地方独一无二,莫德立即沉湎于其中。我犹豫了很久是否把她带到这里,后来想为什么不呢。心血来潮也好,突发奇想也好,反正没有任何损失。让我们去尝试一下时间。无论是盛世兴旺还是衰亡的端倪,或者是两者具备,都让它最终显现出来。

现在是夏季。我们可以置身其中听到它向我们撒下帷幔。充满清香气味和阴影的景致展现在面前,另一幅景色蓝白相间,还有一幅景色则在风中浮动,多姿多彩。下午最热的时候,我坐在窗板后面写作时,知道时间会来到这里,在我的纸页上计算进程。纸张就是我的手表,我的挂钟,我的磁场。右手计算分秒,左手计算小时。五秒,五分,五小时。清晨六点钟,花园里无比沉寂,庄重。今天天气好,艳阳高照,侧旁树丛中的小鸟已经准备好穿跃晴空。我在池台旁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欣赏池水在东北风吹动下泛起的阵阵涟漪。太阳正在变得金灿灿,无花果树下的雏菊花摇曳着身躯,桌椅用白色木头制成,基石筑成了低矮的墙壁。那些缓缓摇动的洋槐,似乎就来自邻近的中国。远处的水手已经醒来,趁着潮汐出航,舷窗上灯光闪烁,船只在掉头,相互靠近,准备出海,片刻犹豫

之后,便启航了。

我在这里做什么?还有她呢?为什么有她?为什么有这一切?这些问题今天清晨在草丛中已经有了清楚的答案。为什么只有太阳、海水、小鸟、大树、鲜花,而不是火星、土星、木星或者银河系任何一颗行星上难以忍受的温度?接下来就是为了计算时日,为了眼下的呼吸。地球,欧洲,海滩,踮起足尖,让我们把一天确立下来。我们完全能够从有机的背景和空气为起点,重新转动帆桁,重新开始人生。

经典古文说的是什么?它们说:

应该达到体内安宁的境界。最好选择一个水源充足、鲜花盛开、树木成林、果实累累的地方,这个地方甚至能自然而然长出各式各样的鲜果。

无论置身庙宇还是栖身河边,住在乡间还是城市,都没有什么区别。只要选择的地方宜人可心,能够让人对一切保持清醒头脑,足矣。

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永远保持满足的心情。

通过深思熟虑,可以充分觉察出解脱奴役的关键良药。

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迹象都会指出良机所在。

“人”这个词的根本含义意味着游戏,娱乐。

要开启智慧,培养对诗歌的灵感。

诗歌的音节等同于呼吸节奏。

话语实践不是通过人的低沉嗓音传达出来的,诗歌如不能首先做到悦耳,那么就不可能有所成就。

令人喜爱、洞察入微、心情乐观的人,即便待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也会光彩照人。

自由自在源自隐秘。

贾拉拉丁·鲁米^① 又是怎么说的呢？

“在奇特的夜晚，当你听到同伴的声音，

“会逃脱毒蛇的叮咬，摆脱可怕的蚁群，

“令人迷醉的爱情会像来访的客人给你的坟墓带来

“醇酒、女人、光明、佳肴、温馨和清香，

“此时智慧的明灯被点亮，

“在被埋葬的尸体上空弥漫着怎样的喧哗！

“公墓的土地被它们的呐喊，

“被它们复活的战鼓和返回人间的喧嚣所震撼。”

那只海鸥还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面对着我，转向升起的阳光，傍晚又转向落日。鸟类有它们自己的寿命期限，鱼类、灌木也是如此。而动物、人类的出现则显得更为笨重、血腥。尤其是人类，从虚无的泡泡中生成。

为什么是她？只因为她清纯，贤惠。说不上纯洁无瑕，不，我们不抱幻想，但是有某种更为少见、更为撩拨人的东西在。怎么称呼这种东西？清纯？肩膀耸耸，大厅里一片笑声。一片倒彩声。让我们保留着这个说法，以后再看。这里没有任何理想化的东西，无知的东西，压抑的东西：这是来自远不是有形口袋的一种物质。不包含任何运动和情感的东西：只是一种金属的密度。一个存有毒液的胆囊，一个阴道肿囊，应该在某一个地方生存，但是眼下远

① 贾拉拉丁·鲁米(1207—1273)，波斯诗人，以撰写神秘文学和抒情诗歌著称，文风精炼、清晰。

不是这么回事,还没有摸到的毒瘤存在。她没有生病,就是这样。即便生病了,也要问是为什么,有什么用,目的是什么,有什么样的社会保险。肌肉只顾自己行动,手臂和大腿相互对话,没有衣物、用品、脂肪、肚子、奶油、自愿或渴望的妊娠的各种困扰,还没有到时候,还没有到时候呢。没有把握金钱,没有忧心忡忡,妒忌,欲望,日渐孕育成熟的死亡,还没有,还没有这一切。她生活在音乐般的世界,幸福无偿的世界里。她为什么如此爱我?因为我确信她生存的这个时刻,我保持了沉默。人类的身体需要这些,需要一种被允许的宁静,需要骨骼、细胞、筋腱、指骨和趾骨之间的距离。我们完全看到了成功睡眠的意义:他们感觉得到这一点,他们感激你。

深深地接个吻。喘息,舌头,桃子味,干草香。过来吧,我不是一个可恶的吸血鬼。怎么说都是个吸血鬼吗?哦,算是吧。你有一天也会轻柔地、有分寸地成为吸血鬼,这只是鉴别的问题。我强暴、纠缠、逼迫、捆绑、打、盘剥、束缚、拒绝你了吗?舆论宣传会对你这么说,但不是马上。你已经在笑了,你是对的。

...